

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

扫描二维码，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青未了文学“壹点号”的投稿方式，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



【含英咀华】

## 静水流深

□殷艳丽

夜晚来了，潮水般的喧闹已退回季节的海。枕边，安安静静放着一本书，书里，安安静静躺着一些文字。

宁静的時候读汪曾祺的书，书中那座小花园是最亮的地方，有巴根草，带腥味的虎耳草，红色叶子的紫苏，还有天牛、蟋蟀、蜻蜓、土蜂等。让鸟儿吃晒米，用两个马齿苋的瓣子套蝉的眼睛，为一只鸟哭，把西瓜用绳络悬于井中。好一幅充满田园气息的水墨画。让人仿佛走进《诗经》的美丽天地，思无邪，言无阿，婴孩般的童稚纯真。没有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唯有一颗宁静、闲适、恬淡的心。

“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

他说人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会让你变得坚韧，宽容，充盈。爱，是自然的心性，就像花木那样自然而然地生长，有一分对光阴和季节的钟情和执着。有了爱，情感有所归依，才会使灵魂宁静下来。

他的散文总是如水一般慢慢浸润着你的心，让你的心静静的，柔柔的。《葡萄月令》从葡萄出窖到入窖，好静美的一幅幅画面，“九月，果园像一个生过孩子的少妇，宁静，幸福而慵懒。十月，我们有别的农活，我们要去割稻子。葡萄，你愿意怎么长就怎么长着吧。”多么美妙的文字，因静生趣，让人沉浸其中。

汪曾祺生于书香世家，小时衣食无忧，但后来历经苦难和挫折，被下放劳改过，遭受过塞外风雪侵袭和吹打，晚年生活仍然极其艰苦，一生都居无定所。这非但没有击垮他，却使他拥有了更为优秀的灵魂，他用淡雅的文字，描述了最真实的生活，展示了最伟大的人性。

在他劳改时，他写道：有一天他采到一朵大蘑菇，带回宿舍后精心晾干收藏起来，等过年与家人短暂团聚时，他将这朵蘑菇背回了北京，并亲手为家人烹制了一锅鲜美无比的汤，这是一颗怎样的心啊！字里行间都是真性情。

静，需要磨练。唐人诗云：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静，在山水草木间，在艺术的世界里。

国画大师吴昌硕一生酷爱梅花，他五十岁时当了一个月的县令，就弃官挂印而去。如同陶渊明亲近菊花一般，他抛弃世俗，钟情梅花，喜欢画梅、吟梅。“十年不到香雪海，梅花忆我我忆梅。”对梅花的爱怜不亚于林逋。直到七八十岁的高龄，还以读书、刻印、写字、绘画和吟诗作为日课，乐此不疲。诚如他自己所写：东涂西抹鬓成丝，深夜挑灯读《楚辞》；风叶雨花随意写，申江潮满月明时。他修炼一生，晚年画出的梅花，清气溢满乾坤。“秀丽如美人，孤冷如老衲，屈强如诤臣，离奇如侠，清逸如仙，寒瘦孤寂如不求闻达之匹士。”不求闻达，也正是他自己的写照。放弃功名，拒绝科考，艺术终于垂青这颗超凡脱俗的心。

想起那一个柔媚的春日，我来到了济南曲水亭街，这里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杨柳依依。百花桥畔，猛然看到一位中年男子正坐在桥畔作画，调色盒里色彩缤纷，天地混沌的样子，实在看不出什么美来。画家气定神闲，静若忘尘，一点点精描细绘，画笔如着魔一般，碧水奔流于宣纸之上，杨柳舞动于画面之中。他的全身都散发着一说不出的魅力。看他手持画笔的样子，猛地，一个“静”字在我眼眸浮现出来，这何尝不是静？手弄丹青，静也。

后来得知那位画家是济南土生土长的美术教师张国华老师，他经常奔走于老城区的大街小巷，看遍了济南的山山水水。多少个清晨，观赏大明湖的晨辉；多少个黄昏，留恋千佛山的斜阳；多少个夏日，静听趵突泉的水；多少个清秋，抚摸过古老的城墙。他说，他要用他的画笔唤醒老济南，让下一代记住老济南。“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他忘却了世间的喧嚣。

高尚的追求，其实都是躬身于山水草木之间，聆听自然的呼吸，聆听心灵的跳动。养得静气，方得艺术真谛。

尘世间，山黛水碧，草木青青。



【人生风景】

## 一个喜欢和大地对话的人

□戴荣里

张继是我青年时代的朋友。长着长着我们就老了。我读他的小说《流水情节》是在一个夏日的午后，一口气读完，这个小子太神奇了，把乡村故事演绎成唯美的情节，二十年后我还清晰地记着那篇文章。这种阅读快感，在欣赏毕飞宇的作品时我也感受过。张继，用他的聪明，给我们演绎了一幕幕农村轻喜剧。张继曾经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他的家乡在我的故乡西边，是《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的家乡。一个人的聪明能体现在方方面面，每次相遇或者交流，我都能从张继嘴里听到许多幽默的语言。他太会讲故事了，不让你喷水算他没讲过故事。他的脑子里好像装着魔术师的幻术，以至于他的故事连绵不断，如家乡的小河水。

张继的脸面是典型的鲁南硬汉形象，他嘴角洋溢的笑又有点洞察世事的超然。这家伙从乡村报道员转而写小说开始，再调到文化局，后来又调到部队晃了一圈，岗位变化数次，不变的就是他对写作的执着。不过，自从“触电”以来，他对剧本开始情有独钟。我在读毕飞宇小说的时候，感觉张继如果坚持下来，一定能形成“南毕北张”的对峙格局，可惜了一块写小说的好材料。

不过，不再写小说的张继，成了广大农民的文化布道者。电视剧《乡村爱情》点滴渗透进农民的胸膛，如日常饮食，成为农民们喜欢观赏的电视剧。对喜欢阳春白雪的文人雅士而言，《乡村爱情》很少成为他们的谈资，但广大农民对《乡村爱情》的喜爱程度，我倒是经常听到。我猜测张继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从事写作，也许恰恰是为了自己脚下那片土地。

我在张继的微信朋友圈，看到他怡然自得地在田野里徜徉，那是一个亲近土地的人最成熟的感觉。《乡村爱情》从第一部拍到第十部，创下了农村剧的纪录。这与编剧张继深厚的农村生活体验和文化提升力以及赵本山的演出团队是分不开的。如果说《流水情节》透露出张继早年写小说的铺排智

九十五岁的娘终于也患上了老年病，因脑血管堵塞，而导致手脚不利索，智力减退，说起话来，像个三四岁的孩子。

娘以前口齿可伶俐了，不但表述清楚，而且金句连篇。有一次我写一篇文章关于娘的文章，她便说：“我给你起个题目吧，就叫‘青山绿水，柏果苹果香！’”结果文章写出来后，题目就定为“梦里苹果香”，你说牛不牛。有时编辑老师说我的文章真挚感人，我便拿娘说事，在“大声说我爱你”里，如果没有娘那些生动的语言，哪能那么真切感人。我常想，娘如果再多念两年书，写起文章来肯定比我强。可现在的娘却慢慢回到童年时期，说出来的话，常常令我眼热心酸——难道，这就叫返璞归真？

第一次感觉到娘的病情严重，是她用笨拙的右手把盛稀饭的碗打翻在托盘里，而且手也够不到嘴了。从那时起，我便担负起伺候娘的重任，我为她摘牙、刷牙、戴牙，喂饭，一切生活琐事，都是我一手打理。娘的胃口一向很好，每次喂饭，她都非常配合地张大嘴。当年娘喂自己的儿子我没见过，可她给我儿子她孙子喂饭的情景，我还历历在目。我儿子小时候非常挑食，很难喂，可一到奶奶跟前，他的小肚子就能鼓起来。至今我还记得娘边喂边说：“张大嘴，雀来了……”一口饭就喂进去了。岁月的轮回就是这样的匆忙而无奈，午后的阳光掠过娘脸上的道道皱纹，那被时光雕刻的深的浅的皱纹。

慧，在《乡村爱情》里，每位演员的话语中，都能感受到张继的语言技巧与张力。张继不仅是编故事的高手，也是语言锤炼的高手。他的语言让《乡村爱情》里的人物一个个生动起来，成为观众心目中难以抹去的形象。作为张继的朋友，他的每一次写作转型，都给我不少启发。有人会以《乡村爱情》的乡土情结来判断其缺乏学术品位，但上



【幸福讲义】

## “咱俩最熟”

□于丽萍

百年之后，人们或许就能通过《乡村爱情》获取中国农村一段真实而生动的的生活场景。人们往往太苛求电视剧的意义而忽略记录农民生活的剧作。《乡村爱情》恰恰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份底版。

在军营数年之后，张继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村庄。他把一座山头买下来，买下了一些荒地，他要把这里打造成一处书院，属于张继，属于张继的村庄，属于鲁南山区，属于热爱泥土的人们。

书院开工后不久，我去过；开工一年之后，我又去了一次书院。张继说，树木很好，院落很好，庄稼很好，狗也很好。说着说着就笑了。他谈起了怎么与人斗智斗勇，谈起了新写的电视剧里的故事情节，谈起了书院的未来。他回归了土地又好像生活在土地的上空。我与他曾经在那缀满红彤彤果实的柿子树前合影，张继站成一棵树。

长期写作让张继看上去像一个躬耕良久的老农。张继有着农民一样的狡黠，也有着写作者的聪慧。但长期伏

【幸福讲义】

## “咱俩最熟”

□于丽萍

由于娘的日常生活一点儿也离不开我的照料，娘对我的感情和依赖逐渐加深，有天晚上，我为娘盖好被子，准备离开时，她突然伸手拉着我说：“咱俩最熟！”我不觉一阵心酸，我知道娘想说的是：“只有你一天到晚地陪伴我，咱俩最贴心！”可是，现在的娘已无法完整表述自己的所思所想了。

有一次，我正在中厅擦地，只听娘在自言自语地说：“人家都不咳嗽，就你咳嗽！”我不禁一愣，刚才并没有人咳嗽啊，一会儿，这句话娘又重复了一遍，我想是不是娘的嗓子不舒服？我急忙放下手里的活儿，扒了一个香蕉送给她，她接过来就吃起来，看来被我猜对了。过了一会，我又过去看看她，娘一看我进来了，便夸张地瞪大眼睛说：“好了，我的嗓子一吃香蕉就好了！你看着我，我吃着你看。”说着，就咬了一大口香蕉，看着孩子气的飞快地咀嚼着香蕉给我看的样子，我不觉红了眼圈，娘的心智已与一个三四岁的孩童无异。

一天晚上，我侍候娘吃过晚饭，给

案写作的姿势，让颈椎受损，他动了一次手术，却怕给朋友添麻烦，没有告诉我。看到他头上的伤疤，我还是吃了一惊。不过，张继这小子也是出奇地聪明，譬如他很早就用讯飞语音写作了，他一直在寻求自由的写作方式。在书院那座完全可以轻歌曼舞的院子里，张继在假山前驻足，面对一棵树思考，或者夜晚看着月亮数星星。故乡还是少年时代的故乡，而这座山已经走进了张继的灵魂。

离张继家不远处，是万亩石榴园，是先辈们留下的，一棵石榴树算不上什么，几十万棵石榴树就形成规模了。数十集《乡村爱情》构成了这样一种气势，铺排了一山火红，让农民感到富足、踏实、喜庆，而张继就是那位植树人。离张继书院不远处，还有一处寺院，名曰“青檀寺”。随处可见的青檀树，从石头缝里挤出来，它们顽强、刚硬，有些海明威描述的老渔民的倔强，我

看着这些青檀树，感觉张继的内心就有青檀树的力量。我徘徊在青檀寺里，想着张继的这大半生，素朴而自然地活着。他在追求与大地的融合，他选择了故乡，选择了与土地对话的另一种方式。在故乡的泥土中，他鲜活成一棵树，或者以庄稼的方式生长。他用他与农民生息相通的智慧设计着他的书院，以每天一集的速度写着他的剧本，张继有老农一样的勤恳，也感受着老农一样的喜悦。他曾经对我说，想写一个没有电的村庄，我知道，在他的内心一定驻足着原生态的灵魂，思考人类对现代技术的困境。张继以他的干练与深沉，匍匐大地，在大地上自由地行走，他在每日与大地的交流中，感受着大地上的一年四季，感受人间的冷暖。地是他的灵魂，他是大地的歌手。

每当北京雾霾之日，我就会与张继联系，张继会发来他书院的景观图。或是一个硕大的南瓜，或是变红的树叶，或是一条安静的黄狗，张继坐成一块石头，立在水汪边，馋得我直吐舌头。

她盖好被子，就在沙发上坐着看电视。白天忙着扫雪，此刻，竟不知不觉睡着了。这时娘在床上要喝水，我刚准备起来，丈夫朝我摆摆手，示意我别起来，他倒了一杯温水送到娘的床前。只听娘一连声地问我到哪里去了，或许她是诧异我为什么没过去，他说：“在家里。”娘显然不满意他简单的回答，一边抱怨他喂水喂得不好，一边大声地呻吟起来，一声接一声。正在看电视的小杰和小雪不禁相视一笑，又朝我眨眨眼：“妈呀，奶奶是找你。”

我急忙从沙发上爬起来，来到娘的房间，她一看到我进来了，也不喝水了，也不呻吟了，一把拉住我就往床上拖：“外面真冷，你去哪里了，快上炕暖和暖和。”我心里掠过一丝欣慰，从什么时候起，儿娘的风头竟盖过儿子？娘糊涂后，常邀我和她同榻而眠，有时说是“害怕”，要我和她作伴；有时说是为我好，怕我冻着。

娘终于安静地躺下了，我也在她脚边躺下，能感觉到娘正笨拙地、认真地为我掖被角。丈夫收水起水杯，关掉卧室的灯，轻轻地带上房门，回到中厅。

外面，是一赶子烟儿的四九严寒，娘的被窝却是暖暖的，热热的，不知什么时候，她老人家已经入睡，传来了轻微的鼾声，看着娘睡得那样安稳，那样满足，幸福感油然而生。伴着娘的鼾声，困意向我袭来，迷迷糊糊中我还在想：这，或许就是寻常百姓家的幸福生活吧……